

# 又到清明

文/郭艳华

又到了草长莺飞的四月，又到了清明时节。

站在爸爸妈妈的坟前，长久地与脚下的这块土地对峙着。泥土之上，滋润着鲜活的生命：满树的桃花红，一地的麦苗青，大片的菜花黄，还有藤蔓依然缠绕着树儿也绿到了浩瀚……生命如此繁茂如此蓬勃地行走在泥土之上，为什么却最终又会回归于泥土之下呢？泥土里埋藏了太多的秘密，而我的爸妈也成了泥土里的秘密。

坟前的树藤缠绕着，诠释着不离不弃，犹如看到了爸妈的生死相依。眼前的藤树相依牵着我的回忆，又把我带回了四年前的那个冬天。

两台烛苗，三柱焚香，飘渺地燃着，映照着爸爸的遗像和大大的“祭”字。身穿孝服，坐在草垫上，透过爸爸的板材，我看到妈妈安然地坐在另一面。烧纸烟波袅袅，掀起妈妈突然霜斑的头发。并不厚的板材，把爸爸妈妈相隔在阴阳两界，再也无法相见。

出殡那天，哀乐在外面声

嘶力竭地响着，三九的寒风把悲伤的音符吹向高空，又弥漫了整个院落，穿帘而过，穿进耳廓，穿透肌肤，直抵内心，是那么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妈妈轻轻地把手伸进了板材里，拉住了爸爸的手，却很快被人拉开。有人拿起剪刀，要把妈妈的衣服从后面剪开，说是以后阴阳两界便一刀两断了。我看到妈妈竭力地拒绝着，却终是拗不过众人，衣服被剪开了。众人抬起爸爸出门了，有人安排着妈妈要把爸爸送到在大门口，爸爸向北，妈妈要向南，算是从此分手了。后来听别人说，妈妈终究没有往南走，坐在大门口目送着爸爸走了许久许久。

爸爸走后的那几日，我并没有见到妈妈再哭泣，她总是呆呆地坐着，迷茫凄凉的眼神，长长的叹息，让人看了心碎神伤。我能触摸到妈妈的苍凉与悲痛，但除了陪伴，我却不能为她做些什么。接着，妈妈开始嗜睡，不吃不喝，时不时地还说要陪爸爸的糊话，身上也浮肿了起来。爸爸去世的第九天，我们把妈妈送进了医院，病情

却莫名其妙地越发严重。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妈妈最终还是离去了，距爸爸离去相隔三十二天。我知道，妈妈是追随爸爸而去了。

翻阅父母近半个世纪的婚恋，我能读懂他们缠绕在一起的那种生死相依的情感。从年轻到暮老，从奔波到安定，他们一步步走着，爱溶进了柴米油盐，粗茶布衣和琐碎的生活，平凡的日子，是他们情感的最好注解。年轻时，爸爸工作忙，妈妈几乎承担了家里的一切。爸爸退休后，再也不让妈妈操劳一点。妈妈喜欢吃什么，爸爸就为她做什么；妈妈打麻将，爸爸会站在后面看，为她端杯水或是送上一个苹果；妈妈爱在沙发上睡觉，爸爸会为她盖薄被；甚至妈妈唠叨，爸爸也总是笑笑。再后来，爸爸得了白血病，从此妈妈就没有离开过爸爸一步，爸爸身上疼痛，妈妈会为他按摩，夏天很热的时候，因怕爸爸感冒不敢开空调，妈妈总会坐在爸爸身后拿把扇子轻轻地摇。可是最终病魔还是夺去了爸爸

的生命，他带着对妈妈的挂，也带去了妈妈的灵魂。妈妈那没有灵魂的躯壳，最终还是决绝地追随爸爸而去。

生死挈阔，不离不弃。爸爸妈妈终于葬在了一起，从此不用再遥遥地相望，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可以自由而默契地交流，繁华和喧嚣远远退去，天地之间，一片澄澈安宁。

穿过岁月的风尘，触摸往日的点滴，这些生活的碎片，在我的脑际里反复地淘洗，越来越清晰，明了。其实，爸爸就是一棵树，而妈妈便是一株缠树的藤，树在藤就在，树倒了，藤也就枯竭了。

尽管思念遍地生根，我却再也找不到父母那疼爱的目光，尽管思念风起云涌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再寻求父母给予的温暖。于是身子轻轻地，轻轻地靠在了这棵缠藤的树上，犹如靠进了爸妈温暖的怀抱。就让我依着站一会吧，我不哭，顺着眼角流下的点点滴滴，那不是泪，只是天在下雨。

因为，今天又是清明！

# 清明



## 清明祭壮士 男儿一放翁

文/原岱

他曾是一支号角，吹响呼啸塞外的壮歌；他曾经奋笔军书，引吭铿锵昂扬的豪情。陆游——他也是一位烈士，战斗的一生从未停止，千年的叹息回响至今。

“位卑未敢忘忧国。”当顾炎武高喊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口号时，五百年前的一位男儿已付诸终生。那时的陆游恐怕还未褪尽书生意气，长剑未曾离手，他给自己书写了座右铭——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。壮士前行就这样开始。功名利禄他抛在脑后，只求一次沙场报国，腐败无能的国策一次次摧残这个少年，青春一日日浪迹在迂贬路途途中。近乎单纯的陆游仍笑着说道“少年志欲扫胡尘”。甚至理性的胡适先生都认为他太狂热，是幼稚的学生。但在胡适中年之时发现，自己每每去读陆游的诗，竟会莫名的感动流泪。他情不自禁的以这种方式与陆游产生共鸣。

“老矣犹思万里行，翩然上马始身轻。”转眼间韶华流逝，他步入中年，眼前却是寸寸痛失的疆土，是溃不成军的散卒。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，无论闲居或是抑郁不得志，陆游双眼北望，从未回头。这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赤子，渴求呼吸北国气息的志士。他像是一块无法风化的顽石屹立在中华民族精神最缺失的风口上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这一声叹息找到了知音，一位叫做梁启超的晚清巨人跨过了千年吐出一句赞诗——“亘古男儿一放翁！”

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当陆游变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，他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处眺望：面目疮痍的宋王朝摇摇欲坠，南望王师的遗民年盼一年。他拖着老迈的双脚，只怨恨自己老得太快！他已经无法骑马击剑，甚至卧床难起，却想不到一位余恨满心、壮志难酬的迟暮英雄，一手把读着《出师表》，一手反复写着“一身报国有万死，双鬓向人无再青”。

陆游，他像鲁迅一样战斗不止，却更加壮烈；他像杜甫一样热情奔放，却更加沉郁。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快要淡忘，快要淡忘这些曾经支撑民族精神的巨人时，今天，仿佛又听到了千年前沉重的叹息。

# 清明时节忆双亲

文/侯凌肖

又到清明节，这个日子，是心底已久的等待了。我和妻子约好为父母扫墓，买了烧纸，焚香之物，就驱车赶往老家。怀念之情把车轮驱动地飞快，不知不觉间已来到空旷的田野。来到父母的墓前，默默地清理墓前的杂草，添了几锹新土，蹲在墓前开始焚烧冥纸，望着吞噬着纸钱的火苗，我陷入了苦涩而温暖的回忆……

有人说：“父爱如山，巍峨壮观；母爱如火，浓烈炙热。”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，至今记忆犹新。父母四十多岁时生育了我和哥哥，中年得子，舔犊情深，

二老对我们哥俩倍加呵护，疼爱有加。20世纪60年代，农村生活水平很低，母亲在生产队靠劳动挣工分。父亲当时在建筑社工作，时任社长职务的父亲，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钱，一年到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那时为了让我和哥哥吃上白面“卷子”（父亲单位伙房里蒸的），父亲平时一日三餐吃粗粮，月底把省下来的白馍票换成白馍捎回家。怕月底断顿，父亲只好从家里拿点地瓜、窝头带回单位，用自备的小铁锅煮着吃，以此打发月底饥荒的日子。单位不知情的同事看到

这情景，都认为父亲很节俭。其实，父亲是宁愿自己挨饿受罪，也要把白面“卷子”留给他最疼爱的孩子们。那时，每到月底，我就扳着手指计算和盼望父亲回家的日子。父亲的车铃一响，我就欢天喜地地奔跑过去迎接。当然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父亲自行车那鼓囊囊的“车搭子”，因为那里面有我最渴望得到的白面“卷子”。这种父爱之情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

缅怀的思绪，把我带入母亲关爱至深的感动。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，我闹肚子，上吐下泻得厉害，身虚得直出冷汗。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。父亲在城里上班，哥哥上学，谁也帮不了她。我痛苦的呻吟声把母亲的心快搅碎了。她老人家不顾自己体弱多病，立即起床为我请村医治病。心急如焚的母亲顶着寒风摸黑走出家门，情急中忘了带手电筒，不知小脚的母亲如何走过了坎坷不平的

街巷，也不知年迈的母亲如何顶风冒雪找到出诊的村医。直到深夜两点多钟，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一瘸一拐地回到家。原来，因天黑难走加上着急，母亲回来的路上不慎扭了脚。她是忍着疼痛一步一步挪回家的。年幼的我确不知内情，慈爱的母亲一直悉心陪伴在床前，等打了针，吃了药，才肯回房休息。第二天，母亲一早起床忙着为她疼爱的儿子“改善”生活，尽管一瘸一拐，尽管疼痛钻心，尽管体弱多病，是母爱的天性促使她无微不至地呵护儿子，无怨无悔。母亲的操劳和艰辛，深深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。母亲的关爱和付出，让我倍感温暖和感动！

“回城吧！”妻子的提醒，把我从遥远岁月的回忆中拉回现实。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。在父母墓前，我恭恭敬敬对着一抔黄土下的亡灵行了礼：安息吧，亲爱的父母，你们的恩情我会铭记终生！



鄄城孙膑旅游城·亿城寺 (AAAA)



郓城水浒好汉城 (AAAA)



单县浮龙湖生态旅游区 (AAA)



定陶仿山旅游区 (AAA)



巨野中国农民画创作基地 (AA)



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(AAA)



# 菏泽二日游欢迎您

旺季: (4月5日—5月15日)

A线: 牡丹景区+定陶仿山旅游区+单县浮龙湖旅游区;  
B线: 牡丹景区+鄄城孙膑旅游城·亿城寺;  
C线: 牡丹景区+郓城水浒好汉城。

淡季:

A线: 曹州牡丹园  
B线: (四季温室牡丹)  
C线: +鄄城孙膑旅游城·亿城寺+郓城水浒好汉城+巨野中国农民画创作基地;  
+定陶仿山旅游区+单县浮龙湖旅游区。

菏泽市A级旅行社名录  
康辉旅行社 (4A)  
菏泽中国旅行社 (3A)

菏泽交通旅行社 (3A)  
菏泽春秋旅行社 (3A)  
菏泽花乡水邑旅行社 (3A)  
菏泽旅行社 (3A)  
菏泽中国青年旅行社 (3A)  
郓城水浒旅行社 (3A)  
单县旅行社 (3A)  
菏泽鲲鹏旅行社 (3A)

## 牡丹景区 花的海洋

